

# 民国女词人吕凤的文学生活

## ——以《清声阁词》为中心

徐燕婷

“竟有才如此。数词宗，古今闺阁，阿谁能似。漱玉柔纤断肠靡，空贵洛阳片纸。总逊尔、一珠一字。”（《金缕曲》）这是民国刘宗向在《清声阁词四种》题词中对吕凤词的评价。吕凤（1869—1933），字桐花，江苏武进人，世称桐花夫人。其篆书、绘事兼擅，尤工词。嫁同邑赵椿年（1869—1942），字剑秋，一字春木，晚以昆陵，别署坡邻，清光绪进士。赵匡胤三十一世孙，赵翼五世孙。曾师从俞樾。民国期间任审计院副院长、财政部次长等职。工书，能诗，著作有《覃研斋石鼓十种》《考释》一卷、《覃研斋诗存》三卷。吕凤婚后生二子，长子赵琇孙，次子赵璧孙。

纵观吕凤作品，目前存世的词作有 673 首，结集为《清声阁词》六卷，创作时间从光绪壬辰年（1892）到民国十九年（1930）止，前后长达 38 年之久。且从资料来看，吕凤曾与张韵香唱酬颇多，后二人作品结集为《同心集》，应是诗作合集，惜而今已无存，仅樊增祥所作之序仍保留，附刻于《清声阁词》之首。吕凤创作成果之丰，于民国女词人中，亦数佼佼者。惜学界尚未对其有所关注。故本文希冀从有限的资料中对其作一探讨，一窥其文学创作实貌。

吕凤嫁同邑赵椿年后，夫妻文才相得，伉俪情深。吕凤“濡染芳风，导源世学，燃脂弄墨，凤娴文笔，刻羽引商，旁涉令慢，加以妙解六书，特工篆体”，“雅相矜重，时人称述”。（董康《清声阁词》序，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赵椿年亦自幼“颖悟强记，若夙成。母刘太夫人，太保定文公纶五世孙女，申受先生逢禄曾孙女也。世传经学，在襁抱中，太夫人教授以诗，辄能举其大意。六岁入家塾，三年而毕五经，十三肄业常州龙城书院。为文惊其长老，咸目为圣童。十六补县学生员，学使瑞安黄侍郎体芳激赏之。岁试冠军，食廩馱，调取肄业于南箐书院。”（夏仁虎《武进赵公椿年暨元配吕夫人合葬墓志铭》，《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9月，第89页）夫妻二人“虽魏公之与仲姬，寒山之与卿子，不是过也”。（董康《清声阁词》序）

赵椿年入仕期间，吕凤一

夫君的官宦生涯给予其优渥的物质保证，故其词作中绝少“尘俗”之气，时事的动荡、民众的颠沛流离、新思想的影响等等，在她的词作中基本处于“绝缘”状态，虽然她很多作品创作于民国成立之后，我们仍不妨将她的作品视为一位封建社会末期的传统闺秀的传统之词，一个处于上流社会文化领域相对封闭的贵族文人之词。

► 北宋苏汉臣《靓妆仕女图》。吕凤词风追崇北宋，词集中和小山词、和漱玉词、和淑贞词诸作皆可看出尊崇北宋之痕迹。



直随宦在侧。夫唱妇随，颇有赌书泼茶之欢。“封侯夫婿擅清才，高略蛮笺重剪裁。漫许刘纲家室好，神仙夫妇住金台。”（管联第《清声阁词》题诗）在赵椿年偶或远行之际，夫妻间常有怀思之作抒发离愁。吕凤《南浦·寄远》：

霜风凄紧，望江南，遥岫黯愁云。闻道波腾渤海，千里阻鱼鳞。谁念天涯倦旅，倚层楼，独自暗销魂。向尘沙影里，阑干拍遍，欢绪减无存。

拟把鸾笺传恨，低回握管不成文。一任寒深料峭，寂寞对斜曛。两地重萦，旧梦数频年，心事可堪论。抚伤时怀抱，辛劳天付我和君。此词伤时念远，一则乡关遥远，一则羁旅倦怀，而夫妇二人又因人事种种暂时人各天涯，各种愁绪涌上心头，词作刻画一位孤寂的思妇形象。夫妇二人数十年相携，感情至深，后吕凤早赵椿年九年过世，故赵椿年在“七十以后，望之恒若中岁，自夫人吕氏之逝……始稍稍见衰态矣。”（夏仁虎《武进赵公椿年暨元配吕夫人合葬墓志铭》，第90页）

除了夫妇间的唱酬之乐，吕凤还与京津地区的男性文人圈子有所交往，当然这主要得益于赵椿年旅居旧京时的人际网。赵椿年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依然有较长一段时间从政，“民国元年，任农商部

参事。二年，简任财政次长。五年，丁外艰，俄起，复任税务处会办，再任财政次长。六年，任崇文门税务总监督。此职昔为亲贵集苑之地，奸猾窟宅，宿弊甚深。君莅事，爬罗剔抉，无所挠惜，商怀吏畏，而长官亦处脂不润矣。八年，任审计院副院长，旋代行院长职务。十七年，政局复变，遂谢职事，得以余暇复理素业，刊所著《覃研斋石鼓十种考释》一卷，《诗存》三卷，生平所为金石题跋，亦渐次整葺。君虽致政，犹居旧京，当道重其德望，咸致优礼，时时有所谘访。君亦贞不绝俗，隐不忘世，凡民生国计之大者，顾问所及，多所献替”。（同前，第90页）由于赵椿年在仕途上的声望及德望，拥有较广的人脉圈，吕凤也由此得以参与到京津地区的文学社交中，如参加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成立的趣园词社、聊园词社等。二十年代中期到抗战爆发前夕，北京作为北方的文化重镇之一，文学活动重新活跃，且形成了一个独有的权贵文学圈，士大夫间交友唱和不绝，过着雍容闲雅的文艺生活，一度出现民国的文学繁盛期。聊园词社由谭祖任（字篆青，号聊园居士）发起，聚会多在谭氏家中。该词社“每月一集，多在其（此指谭祖任）寓中。盖其姬人精庖制，即世称之谭家菜也。每期轮为一人，命题设饌，周而复

始。如章曼仙华、邵伯纲章、赵剑秋椿年、吕桐花凤（剑秋夫人）、汪仲虎曾武、陆彤士增炜、三六桥多、邵次公瑞彭、金钱孙兆藩、洪泽丞汝闾、溥心畲儒、叔明德、罗复堪、向仲坚迪琮、寿石工玺等，皆先后参与。而居津门者如章式之钰、郭啸麓则沅、杨味云寿枏，亦常于春秋佳日来京游赏时，欢然与会。当时以先君年辈在前，推为祭酒。一时誉彦，颇称盛况。其时仍以梦窗玉田流派者居多。继则提倡北宋，尊高周柳。自晚清词派侧重南宋，至此又经一变风气。聊园词社自乙丑成立，屡歇屡续，直至篆青南归，遂各星散，前后达十年以上”。（张伯驹《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其时，吕凤常随夫君赵椿年参加词社，且频率颇高，诚如张伯驹所言：“昔余中年盛时，牡丹时节每设筵邀诗词老辈赏花，自开至谢。赵剑秋进士曰：此真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夜悬纱灯，或弹琵琶、唱昆曲，酒阑人散已子夜矣。”（张伯驹《张伯驹词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80页）除了参加聊园词社，吕凤常随夫君参加趣园词社。趣园词社由汪曾武（号趣园）主持，词社中人“均为聊园中人，其吟咏散见各家词集，集中所谓社题者，可征一二”。（陈声聪《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吕凤也与这些京师的男

性文人有所唱和，如《山亭宴·和鹧鸪词人原韵》便是与汪曾武的和作。词中“有词人、放怀邀侣”即指汪曾武，据汪曾武《山亭宴·甲子春首招词人小饮，谱此代柬》一词“又寻春、快邀吟侣”、“且试问、酒人来否”（汪曾武《味菀词乙稿》，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等句可知，此次招引由汪曾武发起，当也是其词社的首次聚会，甲子春即1924年春天，由此也可推测趣园词社当在1924年已经成立。又如汪曾武集中有《倾杯乐·中秋后三日重聚词社，风雨骤至，同人清兴不浅，笠屐而来，闰庵以“趣园雨集”为题，为拈此解》一词，这次中秋后三日词社的聚会吕凤应该也参与其中，因汪曾武另有一阙词《青山湿遍·挽赵年嫂吕桐花夫人兼慰剑秋》云：

残年近也，谁家庭院，天日苍茫。记得木犀香里，听秋声，曲谱清商。惜分阴、电驰感流光。夫人和趣园雨集词有感流光电走之句。愿凌云、词笔人同健，吐珠玑，宠逮壶觞。何竟偏成谶语，拚教荀倩神伤。

为叹文鸾孤舞，最难禁得，此际凄凉。怅望吟魂杳渺。分弦恨、空转回肠。尽遗编、千卷贮细囊。只不堪、虚袭灵衣处，任鹃啼，柳外斜阳。远检年时题句，披图重见琳琅。晓风柳岸填词图夫人昔有题词（汪曾武《味